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银

河

● 张抗抗 / 著



银 河

张抗抗 著

顾问:王 蒙 洁 泯 谢 冕 田中全

策划:周季胜 陈辉平

主编:陈骏涛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 河/张抗抗著

yinhe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

ISBN7—5354—1499—0

I . 银…

II . 张…

III . 小说—中国—当代

IV . I 247.7

银 河

yinhe

© 张抗抗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顺义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11.625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6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7—5354—1499—0/I·1174

定价: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作者小传

张抗抗,1950年7月3日出生于杭州。1966年初中毕业。1969年赴北大荒上山下乡,在黑龙江省鹤立河农场劳动、工作8年。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学习编剧专业。1979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现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从事写作以来,已发表短、中、长篇小说、散文共计400余万字。出版各类专集30余种。曾多次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及各省市刊物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日、法、德、俄文并在海外发表出版。

1988年被收入英国剑桥大学名人传记中心《世界名人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迹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切实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界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前言·····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3)

中篇小说

第四世界·····	(1)
残忍·····	(39)
银河·····	(71)
工作人·····	(134)
寄居人·····	(210)
钟点人·····	(242)

短篇小说

睡神在太阳岛·····	(287)
变色请柬(三则)·····	(318)
月亮归来·····	(335)

人性深度的开掘者(代跋)·····	陈 雷(346)
附录:张抗抗主要作品专集目录·····	(357)

第四世界

劫持是在凌晨三点三十五分左右发生的。

当时教授刚刚迈出家门不久。他一只手拎着那只十年前买下的灰色旅行袋，一只手伸进眼镜后面去抠残留的眼眵。他在这个全城皆在梦乡、众人尚在沉睡的时刻醒来，是因为他不得不在这个时候醒来。他必须去火车站，他有一张清晨五点多钟发车的火车票。

当时他刚刚来到夜班公共汽车的站牌下，他甚至没有来得及把旅行袋放在地上歇歇手，一个巨大的黑影悄然出现在他面前。他听见那玩艺儿呼呼直响，犹如一头巨兽发出的喘息，腥臊的热气一直扑到他的脖颈。才是九月，脖颈上只一个敞开的衬衣领子，熏得他怪痒痒的。

上来！——一个声音说。

他看了看四周。昏暗的马路在麻灰色的天幕下似一条黑黢黢的下水道。一座紧挨一座熄尽了灯火的楼房如僵直突兀的悬崖矗立。那感觉就像被一群瞎眼的老人团团转住。他的脊背发凉，他觉得这地方很陌生。

快上来！那声音命令道，比先前有些不耐烦。

教授犹豫着。他不知这是不是夜班车，他从未在凌晨时候出

过门。他没有想到凌晨原来竟是这样黑暗。他的眼睛一时还难以适应这样的黑暗，他总是在灯下工作。

他终于看清车站路牌下停着的这辆车不像是普通的公共汽车，而是那种看上去方方正正、结结实实有点儿平平安安回家去的想开开不快的车。他根本不知道这车要去哪里，是不是正是他要去的那个方向？然而没等他发问，就有一双手抓住他的后脊梁，一条黑布蒙住了他的眼睛。那时候教授脑子里闪电雷鸣般掠过了诸如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波兰团结工会大罢工、南朝鲜学生运动、南非黑人游行等种种可能性，却未等他对此作出判断，他的身子猛烈地颠簸起来。凭借着耳膜的震动和从座位下传来的吼声顺着他的脸颊飞快后移的感觉，他发现车已开动。

于是教授迅速冷静下来，他之所以能当上教授是因为他善于冷静。他善于冷静的主要原因是他曾经热血沸腾。这种冷静的获得似乎是由于体内的调温器失控，造成紊乱性人工制冷。教授常常觉得自己正在变成蛇那样的冷血动物。

他偷偷看了一眼手表。这只是一个习惯动作。眼睛上的黑布将他隔离在另一世界。他只是猜测表面上的数字惊慌地跳到了三点三十五分。他确信自己已被劫持。几个月前他曾在一篇论文中预言，在这个素以安全著称的国家，暴力正如瘟疫一般在民间扩散。看来他终于在无意中获得了一个可靠的论据。

教授开始考虑如何同劫持者谈判的问题。他身上除了车票，总共只有到那个南方小城的回程路费，也无法指望他的家里能凑足一笔可观的赎金。即使把他关押几个月，他的妻子变卖全部家当，亦卖不足一只电冰箱的钱。就算豁出去把那几橱书都卖了，价钱倒很可观，起码可卖出涨价后的一只彩色电视机钱，但卖给谁去？谁会要这些只占地方没有经济效益的书呢？他很想告诉那开车的，绑架教授实在是个误会，现在谁都会说“苦了要

笔杆子的、穷了上班的”这种顺口溜。何况他熬上教授才几天，补发的工资还没到手。他真想对那开车的说，干你们这一行的总该懂点儿杀富济贫一类的普遍真理。他忿忿然。

他看不见那人的脸，出于礼貌，他暂时还不想掀掉那块黑布，以免造成谋反的印象，引来杀身之祸。他想象驾驶座上是一个穿牛仔衣的小伙子，但那人的牙齿却似乎因贪食而朽蚀不轻，发出腐败的气息。

我没有钱。趁着颠簸的空隙，教授抓紧时间说。他说话的声音惶恐而充满歉意。——更重要的是我负有一项重要的使命。我必须立即去南方。当然这不是谁赋予我的使命而是我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我自费买的火车票，我要去一个县城找我的侄儿。我说的绝对是真话。这儿还有信为证。喏，你看，我的侄儿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但我的弟弟、弟妹居然不准他去报到，他们要他到一家合资企业去做工，一月可拿三百元工资。就是这样。我得到消息已晚了，学校已开学了，他已上班了。不过我还想去试一试，我可以说服我的弟弟，再亲自把我侄儿送到大学去。你想想这件事情急不急。这倒不是说我看不起体力劳动，而是这个孩子天资聪颖，是有条件造就的人材苗子，浪费了真是可惜……

车子的引擎声震耳欲聋。

我说——他提高了嗓门，我请求你让我下车，我要去赶火车，我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只要求你放我下去，实在不行我给你写个欠条，等我从南方回来再给你送去也是可以的……

你真是瞎了眼了，没看我在干啥?!

那声音十分粗鲁蛮横，如一桶发酵的泔水泼过来。

教授很觉委屈。他想向那人指出，如果说他瞎了眼也并非他

的过错，黑布是你蒙上去的嘛。但教授总是善于为别人着想，他咽了一口唾沫，委婉地建议说：你不要把我弄得太远，还是最好离火车站近些。

太远？你看那还远吗？那人吼起来。——就在眼前了，还不到半里地，要不是你同我啰嗦没完，我大概早就追上它了！

教授眼睛上的黑布突然脱落，差点儿连他的眼镜一齐掉下来。他索性将镜片在衣角上使劲擦了一阵，再使劲搓揉眼睛——他发现原先笼罩着四周的黑夜似被盐酸腐蚀过，变得稀薄了些。影影绰绰可见车窗两边破旧而低矮的民房。顺着驾驶座上那人鼻尖所指的方向（鼻尖下是奋勇后退的坑坑洼洼的路面），正前方百十米处，果然有个什么东西在移动。

教授全身异常紧张起来，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的思路迅速滑向飞碟、不明飞行物、外星人等伟大发现。突然失落的冷静使他激动得视线一片模糊。他确实见到几颗闪闪烁烁的蓝宝石，在黎明前雾蒙蒙的马路上若隐若现。一眼看去，很似刚刚升起的启明星，又似一头遥遥领先的怪物的炯炯大眼，频频回首作着不怀好意的挑战……他无法判断出那是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物体正与他们的车同方向运行，而且，速度很快。

你说追赶的就是它吗？教授终于忍不住问。它是什么？

不要多问。这不关你的事。你跟着我追就是了。那人冷笑了一声。可你刚才竟然认为我在劫持你，这种想法太荒唐也太幼稚了！

教授没工夫低头细想开车人的话。他的整个儿注意力兴奋点都已被前方那蓝色的物体所迷醉。他急切地想要探其究竟。教授对一切追求诸如追赶、追随、追索、追究、追溯（除了追认以外）都如痴如狂，并常以此谆谆教导他的学生。只可惜教授似乎从事经济学、也许是社会学研究，对弗洛伊德尚无暇过问。否则他就

会明白自己对于追求的热爱中，尚隐含了一种不十分高尚的潜意识。尽管教授平日里对异性目不斜视，然而此刻他一贯抽象的追求，已迅速演变为对一次侥幸艳遇的渴望。如此温柔恬静的蓝色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解释？那瞬间关于蓝星星美妙而激情的联想使得教授浮想联翩，欣喜若狂。他没料到竟如此轻易便焐热了自己血的温度。

教授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点儿盲目。他毕竟无法判断自己将要追赶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或者说，他只是肯定了自己心里所追赶的目标，却不知道他陌生的同伴与他所追赶的是否是同一样东西。但他本人至少有相当的自愿和默认，至少是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希望。他越是不明白这希望，追赶便越发的富于诱惑和魅力。于是教授幡然醒悟到自己的心灵确实不够美好，居然会想到劫持什么的，对人有那么恶意的估计。以后一路上他都为自己的卑劣充满了惭愧。

车子紧紧尾随那时隐时现的蓝色光点，如潜水艇一般重新沉入海水般漆黑的黎明城市。其实几分钟以前天色似有微明的迹象，教授看见过一只白猫窜过街口，却很快有一卷厚重的云层从天边漫上来，霎时间他便塌入了深山老林间的陷阱，四周充斥着黑暗的窒息。

驾驶室里没有开灯。教授试着打量座位左边正把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的那个人。他将要跟随并合作的人是一个他从未见过、也根本不了解的人，这种行为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教授的行为准则，使他产生了一种悬浮的失重感。他很想作一点自我介绍以换取对方对他的自我说明，但那开车的人连瞟他一眼的意思都没有。

教授在心里暂且把那人叫做开车的。

教授仅仅只弄明白这车上除了开车的和自己,没有第三人。

看来,除了性别以外,这开车的年龄、籍贯、文化程度(例如有无文凭、是本科还是工农兵、还是党校速成什么的)、职务(例如司机长、车长、车队长)均难以断定。职务也罢了,有车就有了身分。文凭也罢了,没有文化的优秀企业家不是比比皆是?再说远洋归来的博士还有找不到工作的呢?籍贯倒是重要,有几个籍贯专出大人物。不过听口音此人南腔北调,似早变了种,看来也不便苛求。

借着车前灯微弱的亮光,教授发现开车的脑门上有一缕显见的白发,然而那面孔却如车灯般光洁透明,额头、眼角,腮帮子白皙丰腴。少白头?不超过三十岁?四十出头?教授暗自摇头。那双手有点儿漏洞百出。手尽管光滑细嫩,却是青筋凸起,还有星星点点的黑斑,沉沉浮浮地跳跃。六十?七十?不可能。这样的年龄怎么还开车奔波?既是奔波劳碌,皮肤又如何保养有术?保养有术,为什么不戴手套?教授糊涂起来。他觉得旁边这开车的已超出了他所熟悉的正常人的表现,皮肤尚在幼年而体态衰老,面相虽年轻而眼神黯淡。如今即使有美容法也不应把人弄得半真半假,教授因而大惑不解。唯一的解释也许这是一个组装起来的什么东西。

教授打了一个哈欠。他发现在这个睡眠不足的凌晨一切都已颠三倒四。他尚未弄清这个可疑的机器人是谁,却已参与了追赶。人有的时候真会鬼迷心窍。

车子发出巨兽喘息般的嚎叫,夹杂着巨兽恼怒似的吼声。有几次剧烈的颠簸把他的脑门如鸡蛋一般磕在驾驶棚顶,居然没有流出蛋清模样的浆汁。更剧烈的颠簸有几次突然碰着了什么开关,使驾驶室大放光明。教授就是在那稍纵即逝的亮光下看清开车人的模样。那般触目惊心,使他心里从此失去平衡。他不知

车开到了哪里，路面糟糕透顶。他记得城里的马路虽然见天开肠剖肚，缝合后再生力却有如蜥蜴。莫非车子已进入全国唯一的那一小段儿高速公路？据说那公路刚投入使用一年，却已修补得像患了牛皮癣或是痢病。

车子情况也十分不妙，四分五裂的玻璃窗直往里灌风，座垫犹如裹着钢钎弹片或是羊角牛角什么的，终于使他的屁股忍无可忍。

这是一辆什么车呢？教授尽可能心平气和地问。虽说看上去很新，其实……他咳了一声。——有点儿像伏尔加，也有点儿像福特，不过更像国产的。你知道我对车牌不大懂，不过这么颠的车子总不太好。

是路不好，开车的蹙紧了眉头。

车子好像有问题。真的，它开得很慢，我觉得它很慢。教授小心翼翼地坚持说。——我想它的发动机，还有……至少像是旧的……

旧的？你说它是旧的？开车的大声叫道。你真是白戴那副眼镜了，连一个好牌子都看不出来。就算它是组装的，但它有个好牌子，这牌子人人知道。我一向是看重牌子的。虽说它的内脏都换过了，但牌子是不会换的。

组装？教授突然兴奋起来。这貌似聪明的家伙竟在无意中证明了自己关于组装的猜测，不是开车的而是车本身。于是教授趁热打铁提出了一连串组装后的功能问题。他特别想弄清楚的是即便路面情况极其糟糕而车子质量十分优良的话，是否仍有可能达到追赶的速度。他正欲作一个口头计算，却听见开车的猛然用一只手狠狠拍击了一下喇叭，喇叭发出轰然一声长鸣，如一个惊天动地的响屁。

你这人可真多管闲事，坐你的车吧。罗嗦什么呀罗嗦。

教授黯然。在这个睡眠不足的凌晨，压根儿不可能弄清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睡上一觉。

但是教授无法入睡。

他觉得有点儿不对头。不对头在于并不是他自己要上这辆车，而那家伙胁迫他上了车，却又不肯告知他什么底细，让他一无所知像个囚徒，像个大傻瓜。他想起古人有个叫老子的说过：圣人之治常使被治者无知无识。可见老庄哲学亦入世甚深，真正称得上是龙的传“神”，是随时都会生下一个毛人的返祖现象。想起毛人，在这总也亮不起来的黑夜真有点儿阴惨惨地吓人。

他呆呆望着前方。黑暗中那浅蓝色的光斑依然半遮半掩、羞羞答答地向他飞着媚眼。它尽管公然发散出风骚的气息，传递着挑逗的信号，却毫不犹豫地风驰电掣。教授从厚厚的眼镜片中感觉到它其实很遥远，他知道宇宙间还没有什么物质可超过光的速度。实事求是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在短短时间内追上它。这个想法使得教授十分泄气。

刚上车沸腾了一阵的血液，簌簌地冷却下来。

他蓦然记起了自己的火车票和千里之外那个可怜的侄子。

他面色惨白。他看见车窗玻璃上一个无精打采的白影子。教授决定下车。他抬起头对开车的说，他应该下车。车子既然有主人，那么他何必凑这个热闹，何况他根本不明白这车要开到哪里去，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他说完这些以后，便伸手去拉车门。然而他的手被重重按住，如上了镣铐。他虽然从未戴过镣铐，但想来滋味也不过如此。开车的手上使劲，脸上却笑眯眯，委婉地答复说，看样子蓝光运行的方向同教授的侄子十分一致，他完全不必去火车站，他搭的正是顺风车。教授定定神，捕捉着前方萤火虫的斑点，疑惑地提问说，你既是追赶它，如何预知它的轨迹？搭车是占便宜的行为，